

琉玄 / 著

北京人 在北京

Love poetry

of

Beijing

你在梦想和物质间摇摆不定，你要钱又要尊严。
你要的太多了，那你又能给出多少？
你什么也舍不得放弃，永远也不满足。

北京人
在北京

*Love poetry
of*

琉玄 著

Peik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人在北京 / 琉玄著. --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2
ISBN 978-7-5354-7536-7

I. ①北… II. ①琉…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87675号

北京人在北京

琉玄 著

出品人 | 郭敬明
选题策划 | 金丽红 黎波
项目统筹 | 阿亮 痕痕
责任编辑 | 赵萌

助理编辑 | 周子琦
特约编辑 | 三禾
媒体运营 | 李楚翘
责任印制 | 张志杰

装帧设计 | ZUI Factor
设计师 | Mirro
封面摄影 | Cocu 刘辰
内页设计 | Mirro

出版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 027-87679310

传真 | 027-87679300

地址 |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11楼

邮编 | 430070

发行 |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 | 010-58678881

传真 | 010-58677346

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

邮编 | 100028

印刷 |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 |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 | 7.75

版次 | 2015年2月第1版

印次 |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字数 | 180千字

定价 | 26.80元

 新浪读书
book.sina.com.cn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10-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我们承诺保护环境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 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迈进的重要一步。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 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chapter - 01 \ P009

第二章
chapter - 02 \ P030

第三章
chapter - 03 \ P049

第四章
chapter - 04 \ P069

第五章
chapter - 05 \ P089

第六章
chapter - 06 \ P110

第七章
chapter - 07 \ P129

第八章
chapter - 08 \ P151

第九章
chapter - 09 \ P170

第十章
chapter - 10 \ P191

第十一章
chapter - 11 \ P210

后 记
postscript \ P237

ZUI

Zestful Unique Ideal



最世文化
Shanghai ZUI co.,Ltd



北京人 在北京

Love poetry
o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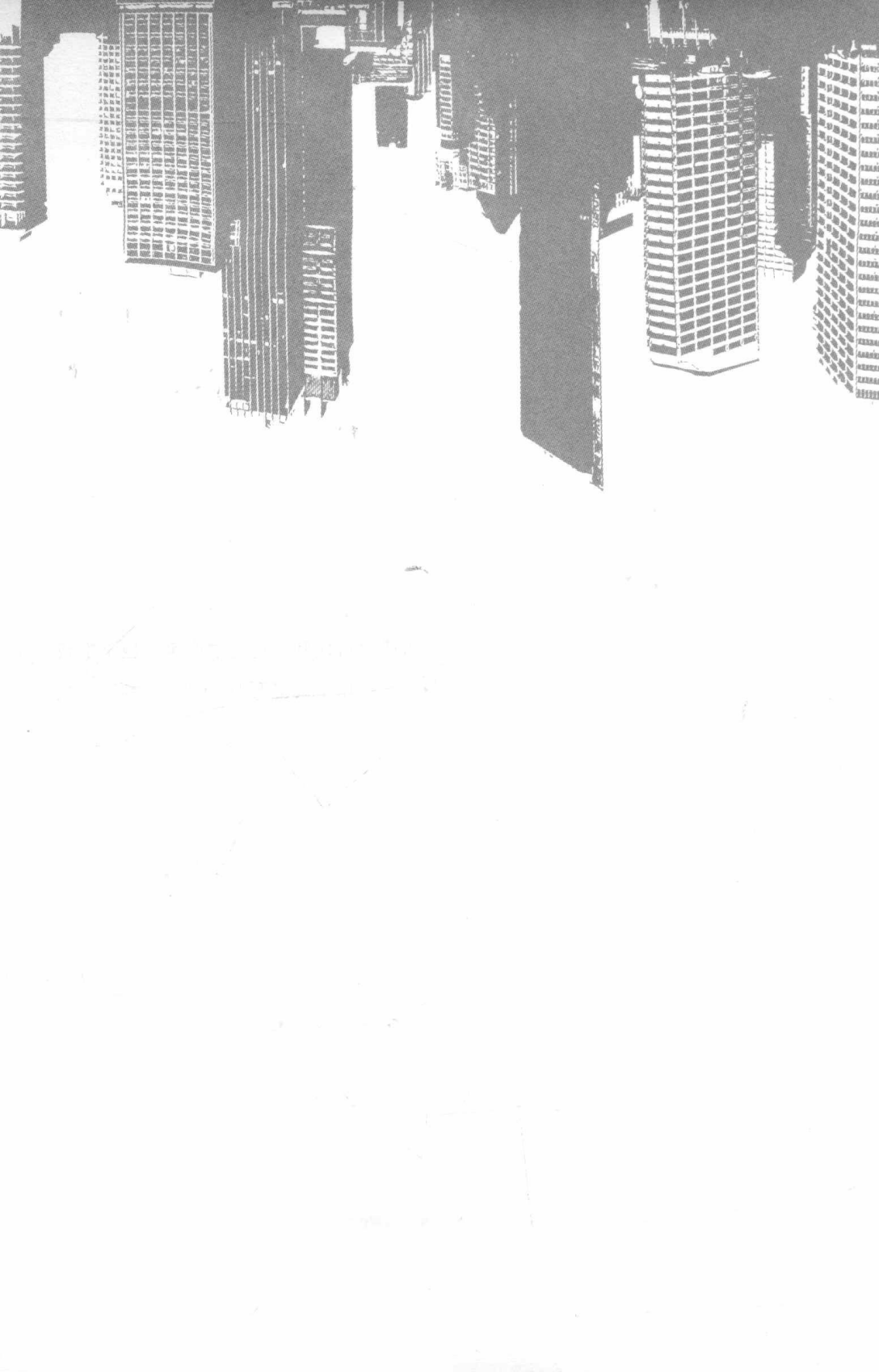
琉玄

著

Peiking

太阳会烧伤我，月亮再温柔，也不抱我。

星星有亿万万，没有一颗属于我。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chapter - 01 \ P009	第二章 chapter - 02 \ P030	第三章 chapter - 03 \ P049
第四章 chapter - 04 \ P069	第五章 chapter - 05 \ P089	第六章 chapter - 06 \ P110
第七章 chapter - 07 \ P129	第八章 chapter - 08 \ P151	第九章 chapter - 09 \ P170
第十章 chapter - 10 \ P191	第十一章 chapter - 11 \ P210	后 记 postscript \ P237

第一章
chapter - 01

- 01 -

我想要变成男孩儿，显然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愿望，那我希望自己可以成为南冰。

- 02 -

我叫艾希，名字是妈妈取的，她只有初中文化。

她想要她的女儿拥有充满希望的一生，并且得到“爱惜”。

十九年前——无论我是否自愿，又是否喜欢将这座风沙咆哮的城市作为故乡——总之在一个深秋的正午，世上又有一个北京妞儿破肚而出了。

这一天中，在我出生前的全部时间里，已经有九个男孩儿从这间医院的妇产科诞生，这使得在手术室外等候的奶奶和爸爸非常激动。

最后当他们等来我时，奶奶向护士确认了三次：“没搞错吧？”

没搞错。老太婆五个孩子中唯一的儿子，她最疼爱的长子，没能给她来一个带把儿的长孙。

爸爸坐在贴墙的蓝色塑料椅上，双手捏着膝盖，失神地盯着对面的白墙，嘴中呢喃自语：“完了。完了。”

他感觉一切都完了，而我，开始了身不由己的漫长人生。

- 03 -

“SOS！北门。”

收到南冰的这条短信后，背着画筒慢悠悠走在梧桐树下的我加快了步伐朝北边校门走去，没两步就把耳机线从耳朵上给颠下来，我皱眉一拉，肩上的帆布袋就顺着头发一路滑雪似的往下跌，里面杂七杂八的东西全掉了出来。

没等我弯腰，斜前方一个戴眼镜的男生迎面而来：“学妹，我帮你。”

其实我不喜欢走路听歌，之所以戴着耳机，就是想以一副“别跟我讲话，本姑娘听不见”的冷艳姿态拦截搭讪者。

“谢谢。”即使心里的哑嘴已串成机枪扫射声，我还是抬头冲他礼貌地一笑。

许雯雯说我是“乌骨鸡”，外面的羽毛洁白无瑕，皮肤下面的内脏心肠却都是反色儿的。这话没错，我确实表里不一，但我更喜欢南冰评价我“腹黑”，鸡什么的也太难听了。

经过我的抗议，许雯雯也觉得把好姐妹比作鸡不妥，只好按下不表，那之后她就一直处心积虑地为我寻找着贴切的外号。

直到她以相见恨晚的心情认识了“绿茶婊”一词——表面看起来楚

楚可怜、人畜无害，只求岁月静好的文艺型女生，其实很有野心，为了自己的利益什么都干得出来——

“哎呀，这简直就是为你设计的词儿啊！”她滑着手机屏幕，以只模仿到“腻”没有“甜”的做作台湾腔激动地继续读下去，“她们靠出卖肉体上位……哦，那你倒还没有开始卖就是了。唉！”

她语气中那份失落劲儿啊，简直恨不能立马把我骗进淫窝里去卖，就为了叫我全方位符合她这好不容易找着的时髦形容词儿似的。

最后她还是不甘心地非要管我叫“乌骨娘”——高中时，她死活追不上的男神，因为我冲丫笑过几次，人家就托她向我递情书这事儿，她还记恨着——她说：“你装，可劲儿地装，天天长发长裙演天使在人间，肚子里的墨水都能把白日漆成黑夜了。有些男的就是色欲熏心蒙了眼，明明是只母豹子，愣是看成小奶猫。”

我确实是装纯洁无辜的高手，但没许雯雯误会得那么深。我不想勾引谁，却无意识地讨好所有人，男人、女人，甚至孩子、老人，因为我希望人们喜欢我，至少别有太多人讨厌我。

毕竟，生活已经不易，招太多人讨厌，更是步履维艰。

“我好像经常见到你，你是不是那个……”眼镜男把从地上捡起来的东西还给我后，以负分的演技做出回想状，指着我自问自答，“油画系的艾希？我猜对了。”两三句话后，也不管是否突兀，就急吼吼地露出了难看的馋相，跟我讨要联系方式。

呵。我以柔软的眼神看着他脸上与胡楂共舞的青春痘，心底哼出能

冰封尼斯湖水怪的冷笑。

如果给他看一眼我手机里和杨牧央的亲密合影，估计他就知道被“云泥之别”这四个字具象化的巴掌打脸是有多痛了——但也不一定——南冰说得对，大学男生的自尊还没经过社会的碾压、摧残，整日缩在屁大点儿地的宿舍里无所事事，跟同学吹牛打屁得久了还真以为自己学富五车了，在网游里刷出几件极品装备卖了点小钱儿就是未来的马云了，正是完全拎不清自己有几斤几两，敢向范冰冰示爱的年纪。

眼前这糙男一定是发自真心认为自己和“油画系的艾希”太般配了，不然不会这么气定神闲地跟我要QQ，真烦。

如果我是南冰，早已开启了毒液喷洒模式来驱虫，可我是被贴满了“纯洁”“婉约”“墨香”“烟雨”的“仙女”艾希，我只能淡淡地笑一笑，在脑子里尽力以温柔的词语拼凑出一句不伤人的拒绝来。

“艾希！老娘要死了，你还不滚过来，是算好了直接收尸吗？”

——好在耐心不足三分的南冰打来了一通救我于水火的电话。

我边举着手机答应“来了，马上到”，边冲想吃仙女肉的癞蛤蟆抱歉地笑笑，仁至义尽地留下一个远去的背影供他意淫。

- 04 -

南冰在校门口正被稀稀拉拉的学生三五成群地围观，不少人甚至举着手机拍摄，因为场面太华丽了，我手里要有个扩音喇叭就能直接嚷嚷：“让让，让让，看什么呢同学们，这里拍戏呢，最炫酷的多角爱情，最热辣的3D视觉体验，认准了主演南冰，明年暑假咱们大银幕见——《女神，玩心吗？》——有你好看。”

在红色的跑车前，身高一米七五的南冰长发飞扬，穿着一件白T恤，黑色铅笔裤和细跟高跟鞋，正以她那双看起来像折叠楼梯般的大长腿一收一张地猛踹一个惨叫的男生。

不用走近了看，我就知道那个抓着飞机头正吱哇乱叫的帅哥是向海。

他的品位还是那么糟糕，往人堆里一扔非常具有辨识度，从头到脚的衣服、配件都是奢侈大牌，粗略算算没有六万也有五万了，被他花里胡哨一搭配，看着跟夜店里的少爷似的，要是米兰的设计师见了一定非哭出来不可，但是抬眼一看丫的脸，估计就破涕而笑了，指不定还要跷着兰花指留个电话呢。

一米八七的大高个，健身房常客，穿衣显瘦，脱衣有肉，哪个 gay 见了都合不拢腿的向海，全宇宙最正宗直男——外号“章鱼王子”——因为他劈腿成性。

自从高中毕业后和南冰分了手，就迈上了劈出新花式劈出新境界的伟大征途，是我们圈子里出了名的衣冠禽兽。

家里开快餐连锁的他长着一张整容完成的韩国男艺人脸，别人一辈子都听不到的“你不就有几个臭钱吗？”和“你不就是有张脸吗！”这两句酸话，他隔三岔五就收下一箩筐，要换成砖，估计长城也已经修了三条。

向海迎面接下南冰所有的长腿连击，应该是为了把她和他身后的女人给分离开，那个穿着粉色OL套装，长着一张炮灰女配脸的时尚姐姐正跳着脚尖叫，挥着爪子想越过向海去挠南冰。